

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

坊

CAT & MOUSE

〔美〕詹姆斯·帕特森 著
James Patterson

猫和老鼠

群众出版社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第一位

悬念起处，不由你不沉醉 悬念出处，不由你不拍案

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

坊

CAT & MOUSE



[美] 詹姆斯·帕特森 著 吴风华 译
James Patterson

猫和老鼠

群众出版社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第一位
悬念起处，不由你不沉醉 悬念出处，不由你不拍案

图字: 01 - 2003 - 62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猫和老鼠 / (美) 帕特森著; 吴风华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.
2007.5

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

ISBN 978-7-5014-4058-0

I. 猫… II. ①帕…②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65598 号

1999 James Patterson / Warner Books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James Patters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责任编辑: 晓 潇
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猫 和 老 鼠

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

〔美〕詹姆斯·帕特森 著

吴风华 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电子信箱: qzs@qzchs.com

网址: www.qzchs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17 字数 248,000

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7,000 册

ISBN 978-7-5014-4058-0 / I · 1667 定价: 2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T: 010 - 52173000 转

序幕 抓住蜘蛛

1 华盛顿特区

亚历克斯家的房子在二十步开外。走近并看到这所房子，让加里的皮肤刺痛起来。那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，有着白色的木屋顶，收拾得极好。加里在五号街对面凝视着。慢慢地，他露出牙齿狞笑起来，人们会误以为他在微笑。好极了。他来到这里，是为了谋杀亚历克斯和他全家。

他的目光慢慢地从一扇窗户移向另一扇窗户。一切尽收眼底。精致的白色蕾丝窗帘。阳台上亚历克斯的旧钢琴。屋顶雨水沟中卡着的蝙蝠侠和罗宾汉风筝。戴蒙的风筝，他想。

有两次，他看见了亚历克斯年迈的祖母。她蹒跚着走过楼道的窗户。娜娜妈妈漫长、没有目标的一生很快就要结束了。这想法使他感觉好了许多。享受每一时刻——停下来，闻闻玫瑰，加里提醒自己。尝尝那些玫瑰，吃掉亚历克斯的玫瑰——花、茎和刺。

他终于走过了五号街，小心翼翼地藏在树阴底下。然后，他消失在浓密的紫杉和如哨兵一般守在屋前的常青藤中。

他十分小心地靠近一间粉刷过的地下室。地下室的一端连着门厅，正在厨房的下面。门上锁着一把带有耶稣基督头像的扣锁，但是，几秒钟的

工夫他就把门打开了。

他进到了亚历克斯的房子里！

他身处地窖之内。对于要搜寻亚历克斯一家人来说，这间地窖能提供重要的线索，值得浓墨重彩，大书特书。

对于很快就要发生的一切，对于谋杀亚历克斯一家，这间地窖十分重要。

它没有大窗户，但是加里还是不想冒任何风险。因此，他没有开灯，而是用了一个梅格莱特手电筒。他只是四处看看，了解更多关于亚历克斯及其家人的情况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进一步激起自己的仇恨。

地窖里面打扫得很干净，就像他原先所预料的那样。亚历克斯的工具很随便地搁在一块用螺丝钉在墙上的纤维板上。一顶生了锈的乔治敦球型帽挂在一个钩上。加里把帽子取下来戴在自己头上，他忍不住这么做。

一张长长的木桌上，叠放着亚历克斯一家人的待洗衣物。加里把手伸向这些衣物。现在，他感觉自己正在靠近这个即将要被灭掉的家庭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痛恨他们。他用手触摸挂有那个老妇人的胸罩的吊床，触摸那个男孩小小的乔基三角裤。他感到似乎全身都在战栗，他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

加里拿起一件带有驯鹿图案的红色小毛衣。这应该是亚历克斯的小女孩珍妮的。他将毛衣举到自己的脸上，他想闻闻这个女孩儿的气味。他参与了谋杀珍妮的案子，但愿亚历克斯将来也能够了解这一点。

他看到一对永恒牌手套和一双黑色的小马牌鞋子挂在一个钩子上，挨着一个褪了色的旧拳击袋。这些是亚历克斯的儿子戴蒙的东西，他现在肯定已经9岁了。加里想，他一定要掏出这男孩的心脏。

最后，加里关掉了手电筒，独个儿坐在黑暗中。从前，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绑匪和杀手。现在，他又要重操旧业，再次大显身手了。他回来复仇来了，他的复仇行动会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。

他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，叹了一口气。他已经织好了严密的蜘蛛网。

亚历克斯很快就要完蛋了，他所爱的人也全都要完蛋了。

2 伦敦

当前，让欧洲人感到恐怖的杀手叫“史密斯先生”，只有姓氏没有名字。这个称呼是波士顿新闻界赋予他的，后来，全世界的警察都不得不用了这一称呼。杀手也接受了这一称呼，就像小孩子接受父母给他们起的名字一样，不管这个名字是多么的粗俗、多么的乏味或者多么的令人不安。

“史密斯先生。”就是这么一个名字。

实际上，说到名字，他还真有值得一说的。他对名字非常着迷。被他杀害的人的名字都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，也刻在了他的心灵深处。

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名叫伊莎贝拉。接下来是斯蒂芬妮、戴维斯、罗伯特，以及其他很多人。

他能对所有这些人的全名倒背如流，或者顺背如流，就好像他为了应付一场历史课程的考试，或者应付一轮古怪的“难题问答比赛”，而将它们牢牢地记住了。这个案子就是一场难题问答比赛，不是吗？

迄今为止，似乎还没有人弄懂这个难题，找出答案。声名显赫的联邦调查局没有，闻名于世的国际刑警组织也没有，伦敦警察总署没有，任何他在那里制造了谋杀案的城市的警察局也都没有。

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神秘的规则，他们始于1993年3月22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的伊莎贝拉，直到今天，还在伦敦继续。

眼下的受害者是卡伯特。他是一个检察长——主管那些用生命去孤注一掷的最最愚蠢的事情。他在伦敦很“火”，最近拘捕了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杀手。谋杀他的那个家伙想使全城人为之惊骇，为之疯狂。有教养的、老于世故的伦敦人除了迷恋邻近的村镇，还喜爱血腥的屠杀案件。

这天下午，史密斯先生正在繁华、时尚的骑士桥区做手术。他在那里研究人类——起码这是报纸描述人类的方法。伦敦以及欧洲大陆的新闻媒体都以另一个名字称呼他——外星人。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史密斯先生是个

外星人。没有一个人能干出他所干的那些事儿，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。

为了能够对着卡伯特的耳朵说话，为了和他的猎物更亲近一些，史密斯先生不得不弓下身子。他工作的时候放着音乐，各种各样的音乐。今天的选段是乔凡尼的序曲。女歌唱家唱的歌剧很是对他的胃口。

对于他的这种活体解剖，歌剧恰到好处。

“大约在你死后十分钟，”史密斯先生说，“苍蝇就会闻到伴随你的肌体组织的分解而产生的气味。绿头苍蝇会把最微小的卵产在你身体的各种洞穴里面。好笑的是，这话让我想起修斯博士的一句诗——‘绿头苍蝇和火腿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。然而，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联想。”

卡伯特已经失血很多，但是，他还是没有放弃。他个子高高的，很健壮，金发里夹杂着银丝。他是那种决不说不的角色。检察长来回摇晃着头，直到史密斯终于取出堵在他嘴里的布。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史密斯问道，“说吧。”

“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为什么对我这样？”卡伯特声音低沉而沙哑。

“哦，我告诉你吧，就因为你是卡伯特。简单而实事求是地说，你，卡伯特，是一个谜。”

史密斯又把那块布塞回检察长的嘴里。再也没有一个字从他的口中吐出。

史密斯先生继续一边在卡伯特的身上动刀子，一边观察。乔凡尼也在继续唱着。

“临死的时候，呼吸将变得更加困难，变成间歇性的，就像你现在感觉到的一样，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是最后的呼吸。死亡将在两三分钟之内降临。”史密斯先生低声地说，令人恐怖的外星人低声地说，“你的生命就要结束了。我可以是第一个为你祝福的人吗？我是真诚的，卡伯特。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我真的妒忌你。我希望我是你。”

第一章 火车站屠杀案

3

“我是伟大的科恩荷力奥！你是在向我挑战吗？我是伟大的科恩荷力奥！”孩子们一齐唱着，咯咯地笑着。比维斯和巴特头又打起来了，就在我附近。

我紧咬嘴唇，决定不管他们，随他们打去。干嘛和他們去打呢？干嘛要去惹一帮青春前期的家伙呢？

我和戴蒙、珍妮挤进了我那辆黑色的旧保时捷跑车的前座。我们需要买一辆新车，不过我们谁也不想和这辆保时捷分开。我们在学校接受传统的教育，学习古典文学。我们爱这辆旧车，我们管它叫“沙丁鱼罐头”和“老素面朝天”。

事实上，我在早上7点40之前都很忙。对于这一天来说，不是什么好的开端。

前一天夜里，巴露中学一名13岁的女学生的尸体在阿那康斯蒂河里发现。她是在被枪击之后又被扔进了河里。子弹打到了她的嘴里，验尸官称之为“洞中打洞”。

一个不寻常的统计数字正在极大地破坏我的胃口和中枢神经系统。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有一百多起杀害贫民区年轻妇女的案件未能被破获。没有

人再呼吁开展深入的调查。掌权的人似乎没有一个在乎黑人和拉丁美洲裔女孩们的死。

当我们驱车经过苏加纳真理学校的时候，我看见克里斯婷正在热情地欢迎到校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，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是一个由好人组成的集体，一个充满关爱的集体。她自然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。

我还记得我和她初次相遇的情形。那是在初秋，当时的环境对我和她都是糟得不能再糟了。

我和她被扔在了一块——用某个人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来说，是被压垮在一起——在一个名叫谢妮拉·格林的稚嫩可爱的小女孩被杀害的现场。克里斯婷是谢妮拉所在学校的校长，而我呢，正在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所学校。珍妮这个学期刚刚成为真理学校的新生，戴蒙则已经是四年级的老生了。

“看什么看，你们这些幸灾乐祸的家伙？”我转过头训斥孩子们，他们盯着我和克里斯婷的脸来回看个不停，就像是在观看一场网球锦标赛。

“我们是在看你，爸爸，你却在看克里斯婷！”珍妮说着大笑起来，像个恶作剧的北方小巫婆，她有时候就是这样。

“你应该称呼她为约翰逊夫人。”我狠狠地横着眼睛对珍妮说。

珍妮对我凶狠的目光完全不以为然，她耸耸肩，竭力对我皱眉头，“我知道，爸爸。她是我们学校的校长。她是谁，我当然清楚得很。”女儿已经懂得许多生活中重要的人际关系和技巧。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她能向我解释这一切。

“戴蒙，你有什么高见？”我问道，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今天上午愿意和我们在一起，给我们出出主意吗？”

儿子摇摇头，同时，他脸带微笑。他很喜欢克里斯婷。每个人都喜欢她，甚至连娜娜妈妈也赞许她。这种事情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，事实上倒让我有点不安。娜娜和我似乎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情有过相同的看法，也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

孩子们从车里爬出来，珍妮给我一个吻，走了。克里斯婷向我招手，走了过来。

“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父亲。”克里斯婷说。她眨着褐色的眼睛，“你打算这几天让邻居的某位女士感到非常快乐。对孩子们和蔼可亲，英俊文雅，开着高级跑车。嗨，嗨，嗨。”

“嗨，嗨，能不能少说点？”我说。最重要的是，今天是六月的一个美丽的上午。湛蓝的天空，凉爽的气温，清新的空气。克里斯婷穿着米色裙子配着蓝色衬衫，一双米色的平跟鞋。我不禁心旌摇动。

微笑溢满了我的脸。我无法停住、止住。而且我并不想。这和我正开始拥有的美好的一天相吻合。

“我希望，你可别再在你的高级学校里给我的孩子们教这些愤世嫉俗、讽刺挖苦的东西。”

“正是，而且我所有的老师也正在这样教他们。我们跟最好的学生讲埃都坎图语。我们受的是犬儒主义的训练，我们都是讽刺专家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是杰出的怀疑主义者。我得进去了。所以我们不会放过任何灌输的宝贵机会。”

“对戴蒙和珍妮来说太迟了。我已经给他们编好了程序。孩子是牛奶和夸奖喂大的。在这个街区，可能在整个东南部，甚至整个华盛顿，他们的性格是最开朗、最热情的。”

“哦，我已经注意到了，我们接受了这一挑战。得赶紧走了。年轻的心灵在等待改变和塑造。”

“今天晚上我能见到你吗？”克里斯婷正要转身向苏加纳真理学校走去的时候，我说。

“英俊潇洒，又开着豪华保时捷，你今天晚上当然会见到我。”她说完转身向学校走去。

那天晚上我们将开始第一次“正式”约会。她的丈夫乔治去年冬天去世了，现在克里斯婷觉得她已经可以和我共进晚餐了。我没有用任何方式催促过她，但我不能再等了。在我的妻子玛利亚去世五六年之后，我仿佛正在从一个深渊里爬出来，甚至可能是在从抑郁症里走出来。生活又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样好看了。

但是就像娜娜妈妈经常警告的，“不要把深渊的边缘误认为是地

平线。”

4

亚历克斯是一个已死之人。失败是不可以选择的。

加里透过一支布朗宁自动步枪，以邪恶的目光看着一幅放大的画面。这画面是难得的美景。他看到的是如此扣人心弦的场景。他看见亚历克斯放下他的两个孩子，然后和那位怡人的女士在苏加纳真理学校门前聊起来。

想你所不能想的，他这样敦促自己。

加里蜷缩在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的前排座位上，把门牙咬得咯咯作响。他看到戴蒙和珍妮飞快地跑进了校园，挥着手向他们的伙伴打招呼。数年以前，他由于绑架两个学生，而且就是在华盛顿，就在这儿，他几乎出了名。那些日子可真了不起，我的伙计！那真是了不起的日子。

一时间，他成了全国所有电视台和报纸的明星。现在，这一切又要再次重演了。他肯定那是一定的。毕竟，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是最了不起的人物才公平。

他轻轻地挪了一下自动步枪的瞄准柱，对准了克里斯婷的前额。

她有着一双极富表现力的棕色眼睛，脸上慷慨的微笑，即使从这么远的地方看去也清晰可见。她个儿高高的，端庄威严，富有魅力。好一个校长！一缕散落的卷发垂在脸颊。亚历克斯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显而易见的。

多么般配的一对！不过，这很快又将是怎样的一个悲剧，怎样的耻辱！尽管身心疲惫，亚历克斯看上去仍然很帅，他的气质有点像拳王阿里。他的微笑很有感染力。

克里斯婷转过身，向学校的红砖楼走去。这时，亚历克斯猛的朝加里的吉普车方向瞥去。

这个高个子侦探的目光，好像正好穿过了驾驶员座位前的挡风玻璃，看到了加里的眼睛。

很好。没什么值得担心的，没什么可害怕的。他明白自己正在做什么。他并没有冒任何风险。此时此地还没有。

几分钟之后，一切就要开始了。不过，在他的心目中，这一切早就开始了。已经发生了一百次。从头到尾，每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他都了如指掌。

加里发动吉普车，向联合火车站驶去。那里是犯罪场所，是他上演他的杰作的剧院。

“想你所不敢想的。”他不停地轻声对自己说，“然后，去做这些不敢想的。”

5

最后一次铃声响过之后，绝大多数孩子都安安稳稳地待在教室里了，克里斯婷才慢慢地沿苏加纳真理学校那冷清的长廊走去。几乎每天早晨她都如此。她把这当做对自己的犒劳。你必须时常善待自己。这种漫步胜过去一趟星巴克咖啡屋。

走廊里空空荡荡的，没什么人，非常安静。通常也非常干净，正如她觉得一所好学校所应该的那样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她和她的几位教师还亲自擦地板。但是现在，戈麦斯先生和一个名叫洛尼·沃克的守门人每星期搞两个晚上的卫生。如果你让好人去设想一所学校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么多人人都认为学校应该是干净的，安全的，而且他们都情愿为此而做点什么。一旦人们相信某件事情会真的发生，它通常就真的发生了。

长廊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生动、多彩的绘画作品，这些作品中体现的希望和活力，令所有的人喜爱。每天早晨，克里斯婷都会看到这些画作和

标语，每天早晨，她都会有点新的感觉。又一个孩子的视角抓住了她的目光，打动了她的内心。

这个不同寻常的早上，在一幅简单而感人的蜡笔画面前，她停下了脚步。画面上，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爸爸妈妈手拉着手站在一栋新房子前面。他们全都圆圆的脸，脸上全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，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和决心。克里斯婷在画上看到了这样的字：“我们的社区”“尼日利亚”“捕鲸业”。

然而，她今天走出这里，是出于不同的原因。她在想她的丈夫乔治，想他是怎么死的，为什么会死。她真希望她此刻能把他带回来，和他交谈。她至少还要在心里保留他更长的时间。哦，上帝，她需要和他交谈。

她漫步走向大厅的尽头，那里通向 111 房间。里面的灯光是黄色的，因此这个房间被称为“黄油杯”。孩子们自己给这些房间起名，而且，这些名字每年秋天都会变。毕竟，这是他们的学校。

克里斯婷慢慢地、轻轻地开门，透过门缝，她看见了博比·肖，她是二年级的教师，正在擦黑板上的注释。接着，她看见了一排又一排专注的脸庞，珍妮就在他们中间。

珍妮正巧在和肖女士说话。克里斯婷发现，自己看珍妮的时候，是笑着的。珍妮非常活泼，聪明，有着十分光明的前途。她很像她的父亲。过于机灵、敏感和漂亮。

克里斯婷继续向前走着。不知不觉地，她发现自己爬上了二楼的水泥梯。就连楼梯旁的墙壁上，也装饰着孩子们的各种计划和色彩绚丽的艺术作品。这也是让孩子们相信学校是“他们的学校”的一个原因。一旦你懂得某个东西是“你的”，你就会着手保护它，感觉自己也成了它的一部分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不言而喻。可是，华盛顿的掌权者似乎并不懂得。

她觉得自己有点可笑，但她还是如此审视了戴蒙一番。

在全校的所有男孩和女孩当中，戴蒙可能是她最喜欢的。甚至在她遇到亚历克斯之前，就是如此。这不仅仅因为戴蒙天资聪颖，能说会道，惹人喜欢，还因为戴蒙确实是个好人。不管是和同学们在一

起，还是和老师在一起，乃至在过去这个学期他的妹妹入学的时候，他都一再表现出了这一点。他对待她，如同世界上最好的朋友——也许，他已经知道她是谁。

克里斯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在这里，她通常要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。此时，她在想亚历克斯，她想这也许是她刚才去看他两个孩子的真正原因。

她想，她并没有在期待他们今天晚上的约会。她害怕今天晚上的到来，有点提心吊胆，她想她知道这是为什么。

6

早上8点还差一点，加里就蹑跖进了联合火车站，好像这车站是他的。他感觉无比的好。他的脚步变得更加轻快，情绪十分高昂，简直是豪气冲天。

他了解作为首都门户的著名火车站的每一件事。他久久欣赏着火车站的前脸，那新古典风格令人想起古罗马暴君卡拉的浴池。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，曾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过火车站的建筑。他甚至去过车站商店，那里出售精致的火车模型，以及其他与铁路有关的纪念品。

他能够听到并感觉到火车在下面隆隆驶过。威力强大的火车准点离站和到站时，大理石地面也颤抖起来。通向外部世界的玻璃门嘎吱作响，他同时还能听到窗玻璃撞击窗框的喀哒声。

他爱这个地方，爱这里所有的一事一物。真是奇妙。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和地窖，而只有他知道为什么。

信息就是力量，而他拥有一切信息。

加里心想，再过一个小时，他自己可能会死去。但是这种想法和想像并没有使他不快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从这里走出去，而不是作为一个哭鼻子的懦夫。他妈的，为什么不呢？他为自己

死后漫长而激动人心的生涯制定好了计划。

加里穿着带有红色耐克标志的黑色轻便跳伞衣。他随身带着三个大袋子。他感觉自己正是这拥挤的车站中，众多雅皮士旅客中的一名。他显得有点胖，头发发白。他实际身高为五英尺十英寸，但是，今天鞋子里的垫子使他长高到了六英尺一英寸。他还保留了一点以前英俊外表的遗迹。如果有人要猜测他的职业，一定会说他是教师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他以前确实当过教师，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教师之一。他曾经是加里先生——蜘蛛人。他绑架了自己的两个学生。他已经买好了城际高速列车的车票，但是还没有向列车走去。

相反，加里穿过大厅，匆忙离开了候车室。他从中央咖啡厅旁边的楼梯爬到二楼阳台。从那里望出去，他可以看到下面二十英尺以外的候车大厅。

他凝视着下面，观察孤独的人们在候车大厅里川流不息。这些蠢货绝大部分都没有意识到，他们的运气是他们根本不配拥有的，竟有幸参与这个特别的上午。几分钟之后，当“光与声”的表演开始时，他们将安全地登上小小的通程列车。

这是一个多么漂亮，多么漂亮的地方啊！加里想。他曾多少次梦想着这个场景。

联合车站的这一场景！

上午的阳光一束一束地穿过天窗，照射下来，反射到墙上，反射到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天花板上。他前面的大厅里有问讯处，有一个很大的电子显示屏，进站和离站的列车信息一目了然，还有中心咖啡馆斯福济和几家美式餐馆。

车站大厅通往候车区，这个候车区号称是“世界上最大的房间”。他选择了一个多么庄严、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地方，为今天，为自己的生日。

加里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小的钥匙。他将它轻轻地抛向空中，又伸手接住。他打开一扇银灰色金属门，进入阳台上的一间屋子里。

他把这间屋子当做自己的。终于，他有了自己的房间，比起所有其他

的人，他都是高高在上。他随手把房门关上了。

“生日快乐，亲爱的加里。祝你生日快乐。”

7

这将是令人刮目相看，难以置信的，超出他迄今为止所有的尝试。他闭上眼睛，光凭记忆力，差不多就可以将剩下的部分完成。他已经操练了很多很多次。在他的想像中，在他的梦里。他梦想这一天已经二十多年了。

他将小屋里一个折叠的铝三脚架打开，把布朗宁自动步枪搁在上面。这支布朗宁自动步枪可不是普通的枪，带有远距离望远装置，以及为他量身定做的电子扳机。

大理石地面继续摇晃，他热爱的火车在车站出出进进，神话中的巨兽来这里进食，歇息。这是他最愿意呆着的地方。此时此刻那么令他喜爱。

加里熟知联合火车站的一切，包括在熙熙攘攘的公众中的集体屠杀事件。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就对所谓的“世纪犯罪”着迷。他就幻想自己也能做出那样的举动，变得可怕，出名。他设想了很多无懈可击的谋杀，或者随随便便的谋杀。然后，他就着手去付诸实施。在他15岁的时候，他把他的第一个牺牲品埋在了他一个亲戚的农场里。那尸体至今未被发现。

他是查尔斯。他是霍普特曼。他是惠特曼。只是他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机灵，而且，不像他们那样疯狂。

他专门为自己起了个名字：加里，读做索-涅-吉。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，这个名字让他感到害怕。现在仍然害怕。

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用来福枪射击，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周围的大森林里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他经常射击，经常打猎，比以往任

何时候都操练得多。已经完全准备好了，为这个上午。嘿，几年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。

加里又打开一把折叠椅，尽可能地使自己感到舒服。他拉起一块战舰上用的灰色帆布，和火车站的墙壁混在一起。他蜷伏在帆布下面。他就要消失了，成为这风景的一部分，成为真正的公共场所的狙击手。在联合车站！

车站播音员以老式的腔调在播音，告诉人们开往巴尔的摩，威尔明顿，费城和纽约佩恩火车站的城际列车的路线和时间。

加里对自己发出了会心的微笑——那是他逃命的火车。

他有车票，他仍打算登上这趟火车。没问题，只管订座吧。他要么搭上城际列车，要么失败。现在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，除非亚历克斯有可能，即使是他，也没有大问题。各种各样的偶然性，会使他的计划产生各种各样的可能性，甚至自己会死。

接下来，加里陷入了沉思。记忆是他的茧。

当一个名叫查尔斯·惠特曼的学生在位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的一座塔上开枪时，那时他已经九岁。惠特曼二十五岁，参加过海军。这一非同寻常的，引起轰动的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他。

他搜集有关射击的文章，从最简单的故事，到长篇大论，从《时代周刊》、《生活周刊》、《新闻周刊》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费城调查》、《伦敦时报》、《巴黎比赛》、《洛杉矶时报》到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。他至今保存着这些珍贵的文章。它们都在一个朋友的家里，被当做传家宝保存着。它们是证据——过去，现在和未来犯罪的证据。

加里知道自己是个射击高手。在这样喧闹的人群中射击，无需高手。在火车站射击，根本不需要超过一百码。而他，在五百码的距离射击，也是百发百中。

现在，我要走出自己的噩梦，进入真实的世界，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，他想。一阵寒战传遍他的全身。多么微妙，多么刺激。他通过他的布朗宁自动步枪上的望远镜，凝视着忙忙碌碌，神经兮兮，乱挤乱转的人群。